



## “八·一三”实录

作者：吴健熙

上传日期：2005-5-21 阅读764次

1937年的“八·一三”中日淞沪之战，在美国记者恩内斯特·霍塞笔下竟是这样拉开序幕的：“上海的棺材店里有一种极其奇特的迷信：店堂里所存的棺材如有一具在黑夜里轧轧作响，则第二天必有生意上门。因此，在1937年秋天，各家棺材店里所存的棺材都已在半夜时发出轧轧声响。”

### 战祸欲来风满城

霍塞写道：“蒋总司令决计在上海与日本人打一仗。他不肯派兵去北方，因为那有被人半路腰截的危险。相比之下，上海离南京仅190英里，军队调动比较容易。上海又是个国际化大都市，战端一开，外国人也许可出头作有利于中国的干涉。”

于是“上海人都害怕起来，南市和闸北的店铺及居民再度收拾起他们的一家一当，装上黄包车和小车，纷纷涌入租界内避难。（租界）房租立刻狂涨上去，原租7块钱一月的房子，这时竟涨到了25元，有些还须先付3个月押租。没钱租屋的人只得冒着炎热蹲坐在黄浦江边，有的还手牵着牛羊。工部局在华人公园里设立临时难民所，收容了不少难民。原散居长江流域各地的日侨，至少有3000余人经上海撤回日本。在上海的日侨则大多静坐家中，不敢出门。

“8月9日下午6点半，一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军官和一名驾驶兵穿着军服、开着车子去沪西地区视察。他们先视察了那里的日本纱厂，随后又去由中国保安队驻守的虹桥机场侦察。后来有人发现两具尸首躺在路旁，周身密布枪眼。

“8月12日，中国第88师开抵北火车站，在租界边沿的华界设置沙包和铁丝网。所有日本人都退到了苏州河以北地区。”与此同时，日本占领当局“将公共租界派驻在虹口的巡捕包括英国人全部赶了出来”。美国海军陆战队“沿着公共租界与闸北的分界线布防，往东一段则由驻沪英军防守。日军也在租界边缘设立了防线，与华界里的3万名中国军人对峙着。战区里的居民都已撤退净尽。”

### 不幸的外籍蒙难者

8月13日星期五，中日军队首先在横浜路交上了火。“那天晚上大雨不止，天气极热，气压很低。等到第二天云收雨散后，中国空军即出动轰炸机空袭日军兵营、纱厂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舰，但战绩并不理想。4架中国战机在轰炸停泊于黄浦江上的日本旗舰“出云”号后返航时，竟将两颗炸弹误落在外滩和南京路交会处。其中“一颗炸毁了汇中饭店（今和平饭店南楼）的楼顶，另一颗则将华懋饭店（今和平饭店北楼）的门前马路炸了个大窟窿。时值南京路营业高峰，人头拥挤，遭此误炸死伤甚众，共有729人丧生，861人受伤。死者包括20余名西方人，其中有一名美国籍大学教授。”半小时后两颗炸弹又光顾了位于爱多亚路（今延安东路）与虞洽卿路（今西藏中路）交会处的“大世界”门前。此时这个游艺场已改作临时难民收容所，正挤满大批难民，落个正着的炸弹酿成死1012人、伤1001人的惨祸。

在这些蒙难者中，同样不乏外籍人士。时任英文《密勒氏评论报》主编、同为美国人的约翰·本杰明·鲍威尔目击了这一惨象：“在虞洽卿路与爱多亚路相交的十字路口，绿灯正换成红灯。一辆小卧车停了下来，想等绿灯亮了再走。卧车里坐着一个男人、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。这时听到一阵低低的轰鸣声，飞机好像就在头顶上，擦过一幢大楼飞来了，这位男子亦即司机打开车门，想站到马路上仰天看个究竟。一只脚刚落地，只听他大叫一声，便双手向外一扑，倒在人行道上死去了。一颗机枪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。……当他中弹时，他的妻子、女儿吓得目瞪口呆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她们顾不上许多，只是慌乱地把他拉进车内，急忙驶向医院。卧车刚刚拐过街角，炸弹便光顾了这个聚集了数千人的十字路口。”这位死者名叫罗林森，是位美籍基督教牧师、《中国纪事报》编辑，又是位杰出的和平主义者，更是在这场战争中第一批丧生的西方人士之一。

罗林森虽然死了，但至少还得个囫囵尸身，另一个美国家庭就更惨了：“有一辆福特牌卧车引起了我的关注。这辆车子停在距爆炸点约20英尺处，车上有三具焦尸，两具在前座，一具在后座。车里的司机——准确地说，已是一具烧焦的骨架，仍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，一双烧得只剩黑色骨骼的手，还紧紧地抓着方向盘。这些焦尸从车上被搬下来时，我们发现了一张驾驶执照，只因压在司机的屁股底下，才没被烧毁。读此驾照，才知晓这辆福特车竟是沪上一位颇有名气的美国商人。车内另两具焦尸则是他的太太和中国司机。”

### 外侨匆匆撤离上海

霍塞在《出卖上海滩》里写道，自中国飞机误炸公共租界后，旅沪西方侨民尤其是妇孺们的“离境行动开始了。英国人如要离开上海，须到黄浦滩3号去注册。这个俱乐部是从来不许妇女入内的，但这次竟破了例。她们于早晨9点钟纷拥至这所房子里，

都表示愿意离境。然后匆匆跑回家去打点行装，因为英国领事早已发出通知，说中国军队随时会冲进租界。

“她们悄然离去。这天风很大，黄浦江中浪也很高，挤在满载离境侨民的小火轮上很不舒服——大船这时都停泊在黄浦江下游，以免遭流弹误伤，所以不得不用小火轮转运。白种难民携男挈女地站在黄浦江畔候船，个个愁容满面。在大炮不断的巨雷般的怒吼声中，她们连‘再会’两字都说不出来。但是一上大船后，情形马上两样了，乐队照常演奏，供给小孩儿的牛奶也很充足。

“她们是走了，上海则变成了地狱。大炮的轰鸣声昼夜不绝，战机在头顶上不断地飞过，炸弹的爆裂声震耳欲聋，高射炮的射击声响个不停，中间还夹着机枪和步枪声。死亡已经降临这座城市，并不分什么租界不租界。”

#### 中国士兵暴尸荒野

淞沪之战爆发时，任职中国红十字会和妇女会的德国友人工安娜女士就在上海，直到第二年7月才离开了这座惨遭战火摧残的城市。她在《中国——我的第二故乡》一书中，描述了在日军占领区内的所见所闻：

“我们怀着做恶梦一样的心情，在瓦砾遍地的街上走着。到处是断壁残垣，周围像死一般的寂静。这些死寂的街道，如果勉强说是在修复的话，也只限于大街。在日军监视下，中国苦力正在做修复作业。不过，由于日军禁止埋葬战死的中国士兵的遗骸，苏州河南岸的原野尸骸遍地。这里曾是日军炮火集中猛轰的地方，尽管极为惨烈，中国军队还是据守了数周，阻挡日军渡河，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紧握着的拳头，那里可以看到腐烂的胳膊和骷髅。许多士兵的尸体都已无从辨识，只剩军服的布片和标志。这一带的原野野大成群，贪婪地噬咬着尸体。

“在断壁残垣旁，农民尽量避开尸体挥锄掘土，他们怎么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土地。掘土的时候，他们的家属围坐在只剩下烧焦的木桩的家门前，生火取暖。”

采自吴健熙《西方人士目击“八一三”》，原载《上海滩》2000年第8期

---

<关闭>

[设为首页](#) | [加入收藏](#) | [联系我们](#) | [管理登陆](#)

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
E-mail: [webmaster@historyshanghai.com](mailto:webmaster@historyshanghai.com) 上海市中山西路1610号 TEL:64289620

沪ICP备05021779号

Copyright © 2000-2008, All Rights Reserved